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十八章 文章

杜淹為天策府兵曹，楊文乾之亂，流越嶲。太宗戡內難，以為御史大夫，因詠雞以致意焉。其詩曰：「寒食東郊道，陽溝疏草籠。花冠偏照日，芥羽正生風。顧敵知心勇，先鳴覺氣雄。長翹頻掃陣，利距屢通中。飛毛遍綠野，灑血漬方叢。雖云百戰勝，會自不論功。」淹聰辯多才藝，與韋福嗣為莫逆之友，開皇中，相與謀曰：「主上好嘉遁，蘇威以幽人見擢，蓋各效之。」乃俱入太白，佯言隱逸。隋文帝聞之，謫戍江表。後還鄉里，以經籍自娛。吏部郎中高構知名，表薦之，大業末為御史中丞。洛陽平，將委質於隱太子，房玄齡恐資敵，遂啟用之。尋判吏部尚書，參議政事。太宗在洛陽，宴群臣於積翠池。酒酣，各賦一事。太宗賦《尚書》曰：「日昃玩百篇，臨燈披五典。夏康既逸怠，商辛亦沉湎。恣情昏主多，克己明君鮮。滅身資累惡，成名由積善。」魏徵賦西漢曰：「受降臨軹道，爭長趨鴻門。驅傳渭橋上，觀兵細柳屯。夜燕經栢谷，朝游出杜原。終藉叔孫禮，方知天子尊。」太宗曰：「魏徵每言，必約我以禮。」

李百藥，德林之子，才行相繼，海內名流莫不宗仰。藻思沉蔚，尤工五言。太宗常制《帝京篇》，命其和作，歎其精妙，手詔曰：「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，何齒之宿而意之新？」及懸車告老，怡然自得，穿地築山，以詩酒自適，盡平生之意。高宗承貞觀之後，天下無事，上官儀獨為宰相，嘗凌晨入朝，循洛水堤，步月徐轡，詠詩曰：「脈脈大川流，驅馬歷長洲。鵲飛山月曙，蟬噪野雲秋。」音韻凄響，群公望之如神仙焉。

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、范陽盧照鄰、東陽駱賓王，皆以文詞知名海內，稱為「王楊盧駱」。炯與照鄰則可全，而盈川之言為不信矣。張說謂人曰：「楊盈川之文，如懸河注水，酌之不竭，既優於盧，亦不減王。恥居王後則信然，愧在盧前則為誤矣。」

蘇味道使嶺南，聞崔馬二侍御入省，因寄詩曰：「振鷺齊飛日，遷鶯遠聽聞。明光共待漏，清鑿各披云。喜得廊廟舉，嗟為臺閣分。皎林懷柏悅，新幄阻蘭孫。冠去神羊影，車連瑞雉群。獨憐南斗外，空仰列星文。」味道富才華，代以文章著稱，累遷鳳閣侍郎、知政事，與張錫俱坐法，繫於司刑寺。所司以上相之貴，所坐事雖輕，供待甚備。味道終不敢當，不乘馬，步至繫所，席地而臥，蔬食而已。錫乘馬至寺，舍二品院，氣色自若，帷屏飲膳，無忝平居。則天聞之，免味道，而放錫於嶺南。

劉懷一有才藻，自瀛州司法右臺殿中。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，懷一贈之詩曰：「惟昔參多世，無雙仰異材。鷹鷂同放逐，鵝鷺忝游陪。入任光三命，遷榮歷二臺。隔牆欽素鬪，對閣閤清埃。紫署春光早，蘭闈曙色催。誰憐夕陽至，空想鄧林隈。」

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裡行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，因詠院中竹葉以寄意焉。其詩曰：「濯濯當軒竹，青青重歲寒。心貞徒見賞，擇小未成竿。」同列張沈和之曰：「聞君庭竹詠，幽意歲寒多。歎息為冠小，良工將奈何？」後遷戶部員外。戶部與吏部鄰司，吏部移牒戶部，令牆宇悉豎棘，以防令史交通。太一牒報曰：「眷彼吏部，銓綜之司，當須簡要清通，何必豎離插棘。」省中賞其俊拔。

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，欽思彥之風韻，贈詩曰：「意氣百年內，平生一寸心。欲交天下士，未面一虛襟。君子重名義，貞道冠衣簪。風雲行可托，懷抱自然深。落霞靜霜景，墜葉下風林。若上南登岸，希訪北山岑。」思彥酬之曰：「古人一言重，常謂百年輕。今投歡會面，顧眄盡平生。簪裾非所托，琴酒冀相並。累日同游處，通宵款素誠。霜飄知柳脆，雪昌覺松貞。願言何所道，幸得歲寒名。」

張宣明，有膽氣，富詞翰，嘗山行見孤松，賞玩久之，乃賦詩曰：「孤松鬱山椒，肅爽凌霄霄。既挺千丈幹，亦生百尺條。青青恒一色，落落非一朝。大庭今已構，惜哉無人招。寒霜□二月，枝葉獨不凋。」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，曰：「文之氣質，不減於長松也。」宣明為郭振判官，使至三姓咽面，因賦詩曰：「昔聞班家子，筆硯忽然投。一朝撫長劍，萬里入荒陬。豈不厭艱險，只思清國仇。出川去何歲，霜露幾逢秋。玉塞已遐廓，鐵關方阻修。東都日窅窅，西海此悠悠。卒使功名建，長封萬里侯。」時人稱為絕唱。

李嶠，少負才華，代傳儒學，累官成均祭酒、吏部尚書三，知政事，封鄭國公。長壽三年，則天徵天下銅五萬餘斤，鐵三百三萬餘萬，錢二萬七千貫，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，高九尺，徑一丈二尺，題曰「大周萬國述德天樞」，紀革命之功，貶皇家之德。天樞下置鐵山，銅龍負載，獅子、麒麟圍繞。上有雲蓋，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，珠高一丈，圍三丈，金彩燦煌，光侔日月。武三思為其文，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。唯嶠詩冠絕當時，其詩曰：「轍跡光西嶼，勳名紀北燕。何如萬國會，諷德九門前。灼灼臨黃道，迢迢入紫煙。仙盤正下露，高柱欲承天。山類叢雲起，珠疑大火懸。聲流塵作劫，業固海成田。聖澤傾堯酒，熏風入舜弦。欣逢下生日，還偶上皇年。」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，左授滁州別駕而終。開元初，詔毀天樞，發卒銷燬，彌月不盡。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：「天門街里倒天樞，火急先須禦火珠。計合一條絲線挽，何勞兩縣索人夫。」先有訛言云：「一條線挽天樞。」言其不經久也。故休烈之詩及之。士庶莫不諷詠。天樞之地，韋庶人繼造一臺，先此毀折。

則天初革命，大搜遺逸，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。則天御洛陽城南門，親自臨試。張說對策，為天下第一。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，乃屈為第二等。其驚句曰：「昔三監玩常，有司既糾之以猛；今四罪咸服，陛下宜濟之以寬。」拜太子校書，仍令駕策本於尚書省，頒示朝集及蕃客等，以光大國得賢之美。

陸餘慶孫海，長於五言詩，甚為詩人所重。性峻不附權要，出牧潮州，但以詩酒自適，不以遠謫介意。題奉國寺詩曰：「新秋夜何爽，露下風轉淒。一聲竹林裡，千燈花塔西。」題龍門寺詩曰：「窗燈林靄裡，聞磬水聲中。更籌半有會，爐煙滿夕風。」人推其警策。

長壽中，有滎陽鄭蜀賓，頗善五言，竟不聞達。老年方授江左一尉，親朋餞別於上東門，蜀賓賦詩留別，曰：「畏途方萬里，生涯近百年。不知將白首，何處入黃泉？」酒酣自詠，聲調哀感，滿座為之流涕。竟卒於官。

神龍之際，京城正月望日，盛飾燈影之會。金吾弛禁，特許夜行。貴游戚屬，及下隸工賈，無不夜遊。車馬駢闐，人不得顧。王主之家，馬上作樂，以相誇競。文士皆賦詩一章，以紀其事。作者數百人，惟中書侍郎蘇味道、吏部員外郭利貞、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絕唱。味道詩曰：「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。暗塵隨馬去，明月逐人來。游妓皆禳李，行歌盡落梅。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」利貞曰：「九陌連燈影，千門度月華。傾城出寶騎，匝路轉香車。爛熳唯愁曉，周旋不問家。更逢清管發，處處落梅花。」液曰：「今年春色勝常年，此夜風光正可憐。鵝鵲樓前新月滿，鳳凰臺上寶燈燃。」文多不盡載。

劉希夷，一名挺之，汝州人。少有文華，好為宮體，詞旨悲苦，不為時所重。曾搗琵琶，嘗為《白頭翁詠》，曰：「今年花落顏色改，明年花開復誰在？」既而自悔，曰：「我此詩似讖，與石崇『白首同所歸』何異也？」乃更作一句云：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」既而歎曰：「此句復似向讖矣，然死生有命，豈復由此！」乃兩存之。詩成未週歲，為奸所殺。或云宋之問害之。後孫翌撰《正聲集》以希夷為集中之最，由是稱為時人所稱。

張文成，以詞學知名，應下筆成章、才高位下、詞標文苑等三人科，俱登上第，轉洛陽尉。故有《詠燕》詩，其末章云：「變石身猶重，銜泥力尚微。從來赴甲第，兩起一雙飛。」時人無不諷詠。累遷司門員外。文成凡七應舉，四參選，其判策皆登甲第科。員半千謂人曰：「張子之文如青銅錢，萬揀萬中，未聞退時。」故人號「青銅學士。」久視中，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，問：「張文成何在？」仙童曰：「自御史貶官。」默啜曰：「此人何不見用也？」後暹羅、日本使人入朝，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。其才遠播如此。

魏求己，自御史左授山陽丞，為詩曰：「朝升照日檻，夕次下烏臺。風竿一邈，月樹幾徘徊。翼向高標斂，聲隨下調哀。懷燕

首自白，非是為年催。」鄭繇少工五言，開元初，山範為岐州刺史，繇為長史。範失白鷹，深所愛惜，因為《失白鷹詩》以致意焉。其詩曰：「白晝文章亂，丹霄羽翮齊。雲間呼暫下，雪裡放還迷。梁苑驚池鷺，陳倉拂野雞。不知遼廓外，何處別依棲。」甚為時所諷詠。子審，亦以文章知名。

玄宗朝，張說為麗正殿學士，嘗獻詩曰：「東壁圖書府，西垣翰墨林。諷《詩》關國體，講《易》見天心。」玄宗深佳賞之。優詔答曰：「得所進詩，甚為佳妙，《風》《雅》之道，斯焉可觀。並據才能，略為贊述，具如別紙，宜各領之。」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，說贊曰：「德重和鼎，功逾濟川。詞林秀髮，翰苑光鮮。」其徐堅以下，並有贊述，文多不盡載。

張說、徐堅同為集賢學士□餘年，好尚頗同，情契相得。時諸學士凋落者眾，唯說、堅二人存焉。說手疏諸人名，與堅同觀之。堅謂說曰：「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，敢問孰為先後？」說曰：「李嶠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問，皆如良金美玉，無施不可。富嘉謨之文，如孤峰絕岸，壁立萬仞，叢雲鬱興，震雷俱發，誠可畏乎！若施於廊廟，則為駭矣。閻朝隱之文，則如麗色靚妝，衣之綺繡，燕歌趙舞，觀者忘憂。然類之《風》、《雅》，則為俳矣。」堅又曰：「今之後進，文詞孰賢。」說曰：「韓休之文，有如太羹玄酒，雖雅有典則，而薄於滋味。許景先之文，有如豐肌膩體，雖穠華可愛，而乏風骨。張九齡之文，有如輕縑素練，雖濟時適用，而窘於邊幅。王翰之文，有如瓊林玉翠，雖爛然可珍，而多有玷缺。若能箴其所闕，濟其所長，亦一時之秀也。」